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法] 雨 果 著
孙 娟 译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一生，坎坷而漫长。他从复辟王朝时期走上文坛，中间经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逝世。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

农村读物出版社



随身听名著

巴黎圣母院

世纪博宇 主编

[法] 雨果 著 孙娟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Hugo, V.) 著; 孙娟译.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52-2

I. 巴… II. ①雨…②孙…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525 号

责任编辑	李振卿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406 千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兩果原序



若干年前，本书的作者在参观圣母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遍索圣母院上下下的时候，在那两座钟楼之一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的墙上发现了一个手刻的单词：

’ΑΝΑΓΚΗ

这几个大写希腊字母，因年深日久，已经发黑，并且深深地嵌进了石头里。它们的形状和姿态，都显示着某种为哥特式所固有的神奇的特征，仿佛要人明白它们出自一个中世纪人之手。这个词所蕴涵的那种悲凉的宿命观，更是深深地震撼了作者。

作者寻思再三，反复猜测，想知道那个痛苦的灵魂到底是谁，又为什么定要在这座古老教堂的额头上留下这个罪恶或不幸的印记，并迟迟不愿离去？

再后来，那堵墙又重遭涂抹，或者是打磨，反正已弄不清究竟是哪一种原因了，从此，字迹便消失不见。近两个世纪以来，各座中世纪的绝妙建筑无一不遭受此种待遇。破坏来自四面八方，里里外外到处残破不全。神父们乱涂乱抹，建筑师们乱刮乱磨，然后是民众跑来把它们夷为平地。

因此，刻在圣母院幽暗钟楼上的神秘单词，以及这个单词所忧伤地显示着的不为人知的悲惨命运，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本书作者一些捕风捉影的回忆。在墙上写下那个词的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随风而逝了；墙上的词也已消失无踪了；也许，教堂本身也会很快从地面上消失了吧。

1831年3月



雨果原序

第一卷	1
一、司法宫大厅	1
二、皮埃尔·甘古瓦	8
三、波旁主教大人	13
四、雅克·科勃诺尔老板	16
五、卡西莫多	20
六、艾丝美拉达	24
第二卷	26
一、从沙西德到锡拉	26
二、河滩广场	27
三、以德报怨	28
四、夜盯美人梢，必有麻烦事	33
五、麻烦接踵而来	35
六、摔罐成亲	36
七、新婚之夜	46
第三卷	52
一、巴黎圣母院	52
二、巴黎俯瞰	56
第四卷	67
一、善良的人们	67
二、克洛德·孚罗洛神父	69
三、圣母院的敲钟人	71
四、狗和主人	74
五、克洛德·孚罗洛（续）	75
六、不得民心	78
第五卷	79
一、圣马尔丹修道院的负责人	79
二、“这一个将把那一个消灭”	84
第六卷	92
一、对古代司法的公正而客观的评述	92



二、老鼠洞	97
三、关于玉米饼	99
四、一滴水，由一滴眼泪回报	110
五、关于玉米饼故事的结局	114
第七卷	116
一、对山羊倾述秘密的危险	116
二、有着明显区别的神父和哲学家	124
三、圣母院的钟	128
四、宿命	129
五、两个身穿黑衣的人	136
六、公开诅咒别人的结果	139
七、妖僧	142
八、临河窗子的特别用途	146
第八卷	151
一、枯叶代替了银币	151
二、枯叶代替了银币（续）	156
三、枯叶代替了银币（续完）	158
四、把一切希望都抛弃	160
五、妈妈	167
六、三人各有所思	169
第九卷	179
一、疯狂的昏热	179
二、驼子、独眼、瘸子	184
三、聋子	186
四、陶罐和水晶瓶	188
五、红门的钥匙	193
六、红门的钥匙（续）	194
第十卷	197
一、在倍尔那丹街上甘古瓦妙计不断	197
二、当你的乞丐去吧！	202
三、欢乐万岁！	203
四、好心肠帮倒忙	207
五、法王路易十一的祈祷室	216
六、提着小刀闲游	231
七、沙多倍尔驰援	232
第十一卷	234
一、红色的小鞋	234
二、美丽的白衣姑娘	250
三、弗比斯的婚事	253
四、卡西莫多的婚事	254



第一卷



一、司法官大厅

348年6个月零19天前的今天，巴黎的市民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居住区（新城区）三重城垣里教堂中轰鸣的钟声惊醒了。

在历史上，1482年1月6日那一天，实在无法引起人们的任何记忆。那件事情，虽然一大早就让巴黎居民及教堂的钟声喧闹不止，但是实在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庇卡底人和勃艮第人并没有来进攻，也并非要进行抬圣骨盒的仪式，拉斯葡萄园的学生并没有起来暴动，“尊贵无比的国王陛下”也并非要进行入城仪式，那些男男女女的盗窃犯并没有要被巴黎的司法官判以漂亮的绞刑，而那些戴着十五世纪流行一时的羽毛盛装的使臣们也并非要到来。只不过为了王太子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联姻，有一支特殊的人马——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就在两天以前来到了巴黎。波旁红衣主教笑容满面地迎接了那帮满身土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并在他的波旁府邸用许多“讽刺剧、寓意剧与笑剧”来热情招待他们，以便能讨好国王。然而，一场瓢泼大雨将其房门口雅致的帘幔浇得不成样子，这使得主教大人异常厌烦。

用让·德·特洛瓦的话来说，1月6日这一天，对巴黎全体市民来说是喜气洋洋的一天，因为自古以来，这一天始终是主显节与愚人节合二为一的无比隆重的日子。

在1482年1月6日那一天，不仅将在河滩边的广场上点燃节日篝火，还将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里种上五月树，并在司法官的礼堂里上演圣迹剧。巴黎总管的差役，穿着漂亮的紫色毛质短棉袄，在胸前佩了个白色大十字，头天就在各十字街口吹起喇叭，大声向巴黎市民宣告总管府的通知。

因而，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在早早关上家门、店铺以后，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各个地方赶向那三个地点。人人都有自己的主意，有的去看篝火，有的去看五月树，而有的则去看圣迹剧。1月是看篝火的最佳时节，这一点是从古遗传至今的共识，而圣迹剧，由于在司法官上演，四处有遮盖，干燥暖和，所以大部分巴黎市民都涌向篝火和圣迹剧的场所，这是爱看热闹的巴黎市民颇为聪明的一点。至于布拉克小教堂墓地里的那株可怜的五月树，则是纸花稀疏，在1月的严寒中瑟瑟发抖。

两天前来到这儿的弗朗德勒的那些使臣们，要来司法官观看圣迹剧，并且同时观看挑选丑人王。市民们都知道这一消息，因而赶向司法官四周大街小巷的人尤其多。

尽管这间大厅在当时被号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礼堂（确实，索瓦尔那时还没有测量过蒙塔吉



城堡的大厅)，想要在那天挤进大厅里却是无比艰难。司法宫广场上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让那些临街的巴黎市民们得以站在窗口大饱眼福。五、六条通向广场的大街，好比五、六个河口，无时无刻不是人流滚滚，涌入大海。如同海浪拍击海岸上突出的岩石一般，逐渐壮大的人流不停地冲击着广场四周的房屋和无规则的墙角。司法宫是一座壮观巍峨的哥特式建筑，两股人流在其正中央高大的台阶上不断上上下下，从台阶中段开始，被劈成两半，顺着两侧的台阶奔泻而下。如同飞流泻入河海一般，这两股人群组成的流水不断地汇入广场。由叫喊声、笑闹声和无数双脚的践踏声合成的巨大的喧哗声，时而凶猛异常，那人流一波波地从后向前推向台阶，时而缓缓退缩，导致人群中不断引起骚动，形成一层层的漩涡：原来是总管府的弓箭手跑来维持治安，骑警骑着马来维持秩序。这个传统由巴黎总管府传到保安队，又传到骑警队，再传到当今巴黎警察队，真是妙不可言。

成千上万的人头出现在家家户户的大门口、窗户前、窗洞里、屋顶上。善良、平静而诚实的市民们，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喧闹的人群，因为有好多巴黎市民，至今仍只是袖手旁观，看看热闹就能满足的人。如果眼前的高墙后面正在发生什么大事，那么看着高墙本身也是件令人兴趣盎然的事。

如果展开想象的翅膀，让我们这些 1830 年的人们能够回到十五世纪，和这些巴黎人混杂在一起，那么和他们一起挤挤绊绊、拉拉扯扯、磕磕碰碰地挤进那个本来宽敞，而在 1482 年 1 月 6 日这天却显得异常拥挤不堪的大厅，或许是件很有趣味、颇有魅力的事情。我们对某些古老的东西感到新奇，恰恰是因为它的古老，尽管它确实很古老。

读者若能和我们一起夹杂在这群身着罩衫、短袄或是短裙的嘈杂人群中挤入大厅，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若是读者同意，我们不妨来尽情想象一番。

首先，是耳际轰鸣，头晕眼花。在我们头顶上是漆成天蓝色的木雕贴面，饰以金色百合花图案的双排尖拱圆顶；在我们脚下是黑白两色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是一根巨大无比的柱子，其后又是一根巨柱，一根接着一根。在大厅里，共有七根柱子纵向支撑着双排尖拱在横向正中的落点。柱子周围都放着一些东西：前四根周围是杂货摊，出售闪闪发光的玻璃器具和金属饰品，后三根周围是橡木板凳，早已被诉讼人的短裤及代讼人的长袍所磨平。大厅周围，从法拉蒙起的历代法国国王的雕像，沿着高高的外墙，在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排成没有尽头的队伍。其中，有闭目垂臂的懒散国王，也有昂首冲天、双臂高举的好斗君主。尖拱的长窗上镶着五光十色的玻璃；宽敞的出入口安装着华美精致的门扉。所有的一切，从拱顶、柱子、墙壁、窗框，到护板、雕像，从上至下无一不涂上绚丽的天蓝色和金色。然而，早在当年，这金碧交辉之色已显暗淡，后来到 1549 年，已被灰尘和蜘蛛网所淹没，全然没有当年的风采了，尽管杜布厄尔还是按照传统大加赞美。

现在，请各位想象一下，在一月份惨淡阳光的映照下，一股人流涌进这个宽广的长方形大厅，五颜六色，吵吵闹闹，不断地沿着墙壁移动，绕着柱子打转。到这儿为止，想来各位读者已对我们将要更进一步描述其有趣细节的画面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毋庸置疑，如果亨利四世不是被拉瓦亚克所暗杀，那么，司法宫的档案里就不会存有他的档案，他的共犯们也不会由于利害关系而去销毁那些档案，而那些放火犯也不会在想销毁那些档案但无计可施之时，干脆放火焚烧了档案室。要火烧档案室就得火烧司法宫。要不是这样，1618 年的大火也就不会存在了。古老的司法宫，连同它的大厅，也就会依然耸立。这样我就不必细细描述，读者也不必阅读这些描述。我会对读者说：“你们自己去看看吧！”这情况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但凡重大事件，往往难料其结果。



当然，非常可能的是：首先，拉瓦亚克并没有任何共犯；其次，即使他有，他的共犯们其实与1618年的那场大火灾毫无牵连。若是这样，失火的原因便可有两种其他说法，而两者都是言之有理的。其一，如大家所知，那颗一尺宽、一肘高的燃烧着的大星星，恰好于3月7日午夜以后从天上坠落，掉在司法宫屋顶上。其二，见于岱奥菲的这四行诗：悲惨之极的游戏：司法女神在巴黎，吞下太多的贿赂，自把殿宇来烧掉。

关于司法宫1618年的失火事件有以上三种政治的、自然的、诗的说法，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三种说法，不幸的是，司法宫无疑是失火了，这是个事实。由于这次大火灾，更由于连续多次的修缮工作几乎清除了幸免于火的一切残余，所以今天的司法宫早已所剩无几了，法国历代君王这幢最早的住所也就所剩无几了。在美男子菲利浦在位之时，司法宫这位罗浮宫的长兄，就已岁数不小了。人们甚至去那儿寻找国王罗贝尔所兴建的、为艾尔加杜所描述过的宏伟建筑的遗迹。一切都已无影无踪了。圣路易在其中“成就了婚事”的那个机要室怎么样了？他“穿着紫红羽缎上衣、棉毛布的宽马甲和黑呢外套躺在地毯上，同若安魏耶一起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怎么样了？哪儿是西吉斯蒙皇帝的寝宫？还有查理四世的？还有“没领地的约翰”的寝宫呢？哪儿是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道楼梯呢？马赛尔当着王太子的面杀害罗贝尔和香槟元帅的那块石板又在哪儿呢？伪教皇贝纳迪克特的诏书被撕成粉碎的那道小门又在哪儿呢？那些穿戴可笑的带来诏书的人，又是从哪儿走出去向全巴黎认罪的呢？那曾金碧辉煌的大厅，连同那些尖拱、雕像、柱子，以及那些由于复杂的雕饰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巨大拱顶，如今又在哪儿呢？那间金色的房间又在哪儿呢？它的门前曾有一头垂着脑袋，夹着尾巴的石狮，就像所罗门座前那些狮子一样，姿态恭顺，以示暴力要服从正义。那些漂亮的门扇和花玻璃窗如今何在？那些曾使比斯哥特认输的鍍花的铁器如今又何在？杜昂席的那些精工术器呢？……时间流逝，岁月交替，这些奇迹受到了怎样的摧残啊！什么东西代替了这一切，代替了这样丰富的高卢历史，这样珍贵的哥特艺术？代替艺术的，只有笨拙的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沉重的扁圆拱；至于历史，只有巴推之流那关于柱子的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回忆。

其实，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言归正传，且说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宫的名不虚传的大厅。

在那宽广无比的长方形大厅的两头有着不同的摆设：一边是那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其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无与伦比、闻所未闻，正像早先土地赋税籍上那种令卡冈都亚大感兴趣的文体所描写的：“此大理石真乃举世无双！”另一边是那座小教堂，里面有路易十一在圣母像前跪着的塑像。他还叫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塑像从大厅的法兰西国王塑像群中搬了出来，移到小教堂，全然不顾那样做会留下两个空壁龛。他觉得，这两位在天堂里绝对赫赫有名的圣王，可为自己增添光彩。小教堂是6年前建造的，非常新，建筑别致，塑像精美，雕刻细腻，一派优雅迷人。这标志着哥特式艺术时代业已结束，现在正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充满幻想和魅力的建筑艺术殿堂迈进。尤其是门楣上那个透亮、精致优美的圆花窗堪称杰作，宛若花边缭绕的星星。

大厅中央有座看台，面门靠壁，上面铺着金线锦缎，台上开了个专用入口，实际上是那间金饰的卧室靠走廊的一个窗口。这个看台是专为邀请弗朗德勒的使臣和其他大人物来看圣迹剧而搭起的。

一大早，那张大理石桌子就布置好了，因为按例来说，圣迹剧一定得在那儿演出。华丽的桌面已被法院书记官们的鞋跟划得伤痕累累了，现在又用木板搭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笼子，最顶



上的那层木板充当舞台，笼身用布围起来，到时当更衣室用。至于舞台，整个大厅都能看得见。更衣室和舞台之间，有一个梯子，不太雅观地露在外面，是供演员们演出时爬上爬下的，梯子很陡峭。所有不同的角色、曲折的剧情和惊人的突变，都是事先安排好后才爬梯子上场的。早期的戏剧艺术和舞台布景是何等的天真可爱啊！

无论是行刑还是过节，司法官大法官的四大卫士，都分别负责把守大理石桌的四个角。

因为要迁就弗朗德勒的使臣们，演出得到司法官的大钟敲响中午十二点时才开始，虽然这对演戏来说似乎太晚了点。

但是，许多巴黎市民还是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在这些老实巴交，爱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些人天蒙蒙亮就起来了，站在司法官的大台阶前，冻得瑟瑟发抖。有些人甚至横躺在大厅门口的地上过了一夜，只为了能及早抢入大厅。人渐渐多起来，犹如河水泛滥，开始沿着墙壁上涨，围着七根巨柱膨胀，一直漫到柱顶、横梁和窗台上。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挤挤撞撞，互相蹂躏着，犹如被关在了笼子里，透不过气来，浑身难受。总之，凡是建筑物和雕刻上突出的部位，都站满了人。人人等得急不可耐且极度疲乏，胳膊肘稍稍碰了一下，钉铁掌的鞋跟稍稍踩了一下，都会引起争吵，加上难得有一天可以为所欲为、胡言乱语，因而在弗朗德勒使臣到达之前，一切都成了发泄的对象：那些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巴黎市总管、波旁红衣大主教、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教堂的差役们，还有那冷和热、那坏天气、那巴黎主教和丑人王、那柱子和塑像、那紧闭着的大门和那打开的窗子。总之，这一切使成群的学生和夹杂在人群中的差役们大为高兴。他们嘲讽、戏谑，使人们更是怒火中烧，咒骂不绝，这种恶作剧的方法更是增添了大家的乖戾情绪。

在人群中，还有一批爱恶作剧的快活分子，打掉了一扇窗子的花玻璃，坐到墙头上去，放心大胆地看看大厅里，再看看广场上，边看边开玩笑。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一点也不觉得厌倦和疲乏，从他们模仿别人的动作中，从他们响亮的笑声中，从他们和大厅两边的伙伴们互相打招呼 and 嘲讽叫骂的声音中，也看得出来，为了使自己开心，他们想要从现在的状况中折腾出一些闹剧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耐心地等待那另一场戏的开演。

“准是你呀，约翰·孚罗洛·德·梅朗狄诺！”人群中有一个头发褐黄、面孔漂亮又狡猾的小伙子，高高地站在一根巨柱的顶上喊道，“你干吗不取名叫磨坊的约翰呢？瞧你那两只脚，像风磨的四个翅膀。你来了有多久了？”

被称作风磨的那一位，是个淘气大王，身材矮小，头发金黄、面庞俊秀，此刻正坐在一个斗拱上。“真是可怜！快有四个钟头啦！但愿能把它算到我下阴间时的净罪时间里就好了。我来这儿时，西西里国王的八个唱诗人正在小教堂里高唱七点钟举行的弥撒曲的第一节呢！”孚罗洛回答道。

“那些人唱得多好啊！”那一位又接口道，“嗓子比他们的尖帽子还要尖！国王在为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应去问问他爱不爱听别人用普旺斯省的口音来唱拉丁文的赞美诗。”

窗户下边人群中有个老妇人尖声叫道：“原来是为了这回事，圣上才雇用那些可厌的唱诗人啊！我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弥撒就得花掉一千个巴黎里弗！而且还是从巴黎菜市场上卖海鱼的地方收取来的！”

“住嘴，老婆子！”有个板着脸孔的胖子捂着鼻子站在这个卖鱼妇的旁边，斥责道，“是得举行一场弥撒，你总不希望圣上再生病吧？”

“说得对！吉尔·勒科尼阁下，王室皮货店老板！”一个盘踞在斗拱上的小个子学生喊道。

听到“王室皮货店老板”这个倒霉的称呼，所有的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



“长角的，长角的勒科尼先生！”有的叫道。

“长角长毛的！”又有人这样喊。

柱顶上的那个淘气小子接口道：“哎，怎么了？有什么可笑呢？可敬可佩的好人吉尔·勒科尼先生，可是王室总管约翰·勒科尼的弟弟，凡赛纳森林首席护林官马耶·勒科尼的公子，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公民，个个都是新郎官，父子相传啊！”

大家更是大肆戏闹。老胖子皮货商做声不得，极力想摆脱四面八方向他投来的目光，尽管憋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也是没有用。他就像一支夹在木头里的楔子，越努力咬得越深，反而使他那由于羞耻和愤怒而充血的大胖脸在周围人群中更加显眼了。

终于，有一个同他一样五短三粗，道貌岸然的胖子前来解他的围。

“混账！”他叫道，“学生怎可这样对一位市民讲话！想当年，谁要敢这样，肯定免不了受一顿鞭打，然后再被活活烧死！”

学生们都一个个嚷开了。

“哟，是谁在唱这个调调儿呀？是哪个丧门星呀？”

“哦，那人我认识，”一个学生说道，“是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

“因为他是大学城中惹人讨厌的书店四大老板之一。”另一个学生接口说。

“在他的铺子里，什么都是用四来计算的，”第三个学生嚷嚷道，“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监，四个选举人，四个书店老板。”

约翰·孚洛罗接口说：“那好，就让他尝尝那见鬼的‘四’的厉害吧！”

“我们要烧毁你的书，米斯尼哀！”

“我们要痛打你店里的伙计，米斯尼哀！”

“我们要伤你老婆的心，米斯尼哀！”

“那位胖乎乎的善良的乌达德太太啊！”

“你要是不在了，她会依然又亮丽又快乐的！”

“你们统统都去见魔鬼吧！”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不满地嘀咕道。

“闭嘴，大老板！”仍悬吊在柱顶雕饰上的约翰·孚洛罗说道，“要不我就从这儿掉下来，小心你的脑袋！”

好像要估量柱子的高度和那促狭鬼的体重似的，安德里老板抬头望了一望，并默默地算了算那体重与下跌速度平方的乘积，就乖乖地住了口。

约翰大获全胜，异常得意地继续说：

“虽然我是副主教的弟弟，但我言出必行！”

“我们大学生可真是不错！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竟未得到任何人对我们特权的尊重！新城区有五月树和篝火，旧城区有圣迹剧、丑人王和弗朗德勒的使臣们，而我们大学城里却什么也没有！”

“可莫贝尔广场倒是挺大的！”呆在窗台上的一个学生接过话头。

“打倒校长、选举人和学监！”约翰高呼道。

“今天晚上，应该用安德里老板的书来点燃加雅空地上的篝火！”另一个说道。

“还有书记们的桌子，也一块烧了！”他边儿上的一个人接口道。

“还有教堂差役们的棍棒！”

“还有各院长老们的痰盂！”

“还有学监们的大肚皮！”



[巴黎圣母院]

“还有选举人的票箱!”

“打倒呀!”小约翰在一旁大声呼应,“打倒安德里老板、差役们和书记们!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博士们!打倒学监、选举人和校长!”

“天哪,世界末日到啦!”安德里老板捂上耳朵,低声喃喃道。

“说校长,校长到!瞧,他正好刚走进广场!”窗口上的学生中有一人喊道。

大家纷纷扭头向广场望去。

“真是我们那可敬的蒂博校长吗?”磨坊的约翰·孚洛罗问道。他攀附在大厅内部的一根柱子上,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真的是他,”大伙儿答道,“是他本人,我们的校长大人蒂博先生!”

那果真是校长,他和大学城的主要人物排队去欢迎使臣们,此刻恰好从司法官广场走过。学生们挤到窗口,用嘲讽的掌声来欢迎他们。校长一马当先,首当其冲,真够他受的!

“您好啊!校长先生!您好!”

“这个老赌鬼来这儿干吗?他舍得放下他的骰子了吗?”

“瞧他在骡子背上摇摇摆摆的样子!耳朵比骡子耳朵还长!”

“嘿,您好,蒂博校长先生!混蛋蒂博!老糊涂!老赌鬼!”

“愿上帝保佑您!昨晚您手气一定不错吧?”

“瞧啊,多么衰老的一张脸!准是因为熬夜疯赌而发青发乌,跟挨了打似的!”

“倒霉的蒂博,屁股冲着大学区,急急忙忙往哪儿赶呀?”

“准是去蒂博多代街找个好去处!”磨坊的约翰大声喊道。

这双关妙语,引得众人鹦鹉学舌、声如雷鸣,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校长先生,魔鬼赌坊的常客,您是要去蒂博多代街找个好去处吗?”

接着,大伙儿又开始嘲笑起那些大学区的要员们了。

“打倒教堂差役们!打倒执仗手们!”

“喂,罗班·普斯潘,那个家伙是谁啊?”

“吉贝尔·德·许里,‘吉贝尔杜·德·索里亚科’,他是俄当学院的名誉校长。”

“给,我的鞋,你站的位置比我好,快把它扔到他脸上!”

“打啊!今天是有烂苹果打到头上的啊!”

“打倒那六个身穿白褂的神学家!”

“就那边几个呀?我还以为是圣热纳维埃夫学院为了胡尼采邑送给巴黎城的六头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们啊!”

“打倒毫无意义的争论和玩笑!”

“圣热纳维埃夫学院的校长,快接住我的帽子!确确实实,你有愧于我,把我在诸曼底学区的位子当人情送给了小阿伽略·法札斯巴达,一个布尔日省人,实际上是意大利人。”

“太不公平了,”所有学生齐声叫道,“打倒圣热纳维埃夫学院院长!”

“喂,若相·德·拉朵大师!喂,路易·达于耶!喂,朗贝·阿克特芒!”

“魔鬼快掐死那个德国学区的学监吧!”

“还有圣小教堂里那些披灰头巾着灰袍的神父们!”

“还有那些穿灰毛皮大褂的!”

“呀,艺术大师们!多么美丽的黑斗篷,多么美丽的红斗篷!”



“哈，校长长了条漂亮的尾巴！”

“真像是赶去同大海结婚的威尼斯公爵啊！”

“约翰，瞧！圣热纳维埃夫大教堂的神父们也来啦！”

“让他们见鬼去吧！”

“克洛德·绍尔长老！克洛德·绍尔博士！您这是去哪儿呀？找玛丽·拉·日法尔德吗？”

“她可是格拉蒂尼的芸香。”

“她呀，正在给流氓头儿铺床呢！”

“她卖一次身得四个德尼埃。”

“或者只是光在嚷嚷！”

“您要不要她当您的面卖身啊！”

“同学们，瞧啊！西蒙·桑甘先生，皮卡迪的选举人，他带着老婆坐在骡子上呐！”

“实在是带了个黑色的忧虑啊！”

“西蒙先生，好样的！”

“早上好，选举人先生！”

“晚上好，选举人太太！”

“他们想看什么都能看到，多快活啊！”约翰·孚洛罗叹道，他还是高高盘踞在斗拱之上。

就在这时，挨骂的大学区书店老板安德里·米斯尼哀凑到王室皮货商吉尔·勒科尼老板的耳边说道：

“先生，我跟您说，世界末日快到了！学生这样胡闹实在是太过分了。本世纪的种种发明，像什么大炮呀，火炮呀，射石炮呀，特别是印刷术——这一来自德国的瘟疫，把一切都毁了。手抄本与图书都不复存在了。印刷术把图书行业给毁了，世界末日已到了！”

“天鹅绒衣料越来越流行，从这一点上我也能看出这个兆头。”皮货商接口道。

时钟恰好在这时候敲响了十二点。

“啊！……”大厅里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学生们也住了口。接着全场骚动起来，你挪我动，伸脖晃脑，咳嗽声和擦鼻涕的声音汇合在一起，震耳欲聋；每个人都在调整位置，设法安顿下来，成伙成堆，踮着脚尖。然后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伸长脖子、张大嘴，盯着那张大理石桌子。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只有司法官的四个差役一动不动地把守着四个桌角，如同四尊彩绘塑像。众人又把视线转向弗朗德勒使臣们专用的看台，但是台门紧闭着，台上空无一人。大伙儿从一大早起一直在等待三件事：中午，弗朗德勒使臣和圣迹剧，然而只有中午准时来赴约。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一刻钟都过去了，人们还是什么都没等着。那张大看台上毫无动静，舞台上也是杳无人影。此时，人们的烦躁不安逐渐升级为愤怒，一时间怨声四起。一开始声音倒是不太大，仅仅是嘀咕：“圣迹剧！圣迹剧！”渐渐地，脑子发热，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沉闷的雷声在人群上空不停地轰鸣。磨坊的约翰首先发难，点燃了导火线，像一条蛇似的盘绕在柱头，憋足了劲大声吼道：

“圣迹剧！让弗朗德勒使臣们见鬼去吧！”

人群一齐鼓掌，并大声附和：

“要圣迹剧！弗朗德勒使臣们见鬼去吧！”

“马上上演圣迹剧，”约翰又大声叫道，“否则我主张把司法官大法官吊死！这也算得上是



一出喜剧，寓意剧！”

“说得好！”众人高声叫道，“先把那几个当差的吊死吧！”

人群中一片欢呼。那四个可怜鬼吓得脸色煞白，面面相觑。人群朝他们冲了过去。眼看着那根不太牢靠的木栏杆即将被压断。

情况万分紧急！

“冲啊！快冲啊！”人群从四面八方呼应着。

就在这个时候，上面描写过的那个更衣室的门帘掀开了，走出一个人来。群众像中了魔法似的，全场停止了喧闹，愤怒变成了好奇。

“安静！安静！”

那人提心吊胆，浑身发抖，边走边施礼，慢慢移到了大理石桌子边上。越靠近桌子，他的腿弯曲得越是厉害。

这时，人们已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轻微的议论声。这总是难免的。

“各位市民们，我们非常荣幸，能在主教大人面前上演一出异常优美的寓意剧，名叫《圣母玛丽亚明断记》。在下扮演朱庇特，此刻主教大人正陪同奥地利公爵先生派来的尊敬的使臣们，在波代门聆听大学校长的欢迎演说。稍有耽搁，等尊贵的主教大人一到，演出马上开始。”

说真的，要不是朱庇特出面调停，大法官那四个可怜的差役将会丢掉性命。如果说，我们有幸炮制了一个颇为可信的故事，我们也就能够有幸在圣母玛丽亚面前对之负责，引用“不要主神出面干涉”这一古训来批评我们是不合时宜的。再说朱庇特大人的那身戏装非常漂亮，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使他们逐渐安定下来。朱庇特身穿缀有镀金大纽扣的黑天鹅绒锁子胸甲，头戴饰有镀金银扣的尖顶铁盔。若不是他半张脸抹了胭脂，半张脸又被大胡子挡住，若不是他手执金光闪闪、缀满了金银箔片的硬纸卷筒（内行人一看便知那是代表闪电），若不是他赤着双脚，像古希腊人一般缠上绑脚彩带，他的那身装扮，威武得很，实在可以同贝里公爵卫队中的布列塔尼弓箭手一较高低了。

二、皮埃尔·甘古瓦

然而，随着他的演说，他那身打扮所激起的观众的满意心情和赞美之情，渐渐地消散了。当他最后很不识相地说到“主教大人一到，演出马上开始”时，雷鸣般的倒喝彩声把他的声音完全淹没了。

“马上开演圣迹剧！马上开演圣迹剧！”众人大声高喊，而磨坊约翰的嗓门最尖、最亮，划破了这一片嘈杂，像尼姆合奏团中高音笛声般异军突起，“马上开始！”

“打倒朱庇特！打倒波旁红衣主教！”罗班·普斯潘和其他一些盘踞在窗台上的学生一起大声高喊。

“立即开演寓意剧！”群众高声呼应着，“立即开演！马上开演！再不演就吊死那些演员和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吓得呆若木鸡，虽然脸上抹了胭脂，仍是一片煞白，连手中的雷电也掉了下来。他摘下头盔，忙不迭地施礼，浑身哆嗦，语无伦次地说道：“红衣主教大人……使臣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他说得结结巴巴，实际上是害怕被吊死。

等主教大人来了再开演吧，群众会吊死他；不等吧，主教大人会吊死他，他左右为难，只见死路一条，那就是绞刑架。

还好有个人过来解了围，承担起责任，使他摆脱了困境。

此人早就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桌子周围的空当里。他背靠着一根粗大的柱子，人们的视线被挡住，所以谁也没注意到他那又细又长的身影。这人又高又瘦、金发白肤，虽然还很年轻，额头和双颊上却已有了皱纹。他目光炯炯，嘴角含笑，身穿一件破旧的、磨得发亮的黑哔叽呢衣服。他走到桌子跟前，冲倒霉的朱庇特打了个手势，可那一位早已吓晕了，根本没看到。

“朱庇特！哦，我可怜的朱庇特！”这个人又向前走了一步说。

朱庇特依然没有听见。

瘦高个子的金发男子终于不耐烦了，凑到他跟前吼道：“米歇尔·吉博伦！”

“谁在叫我？”朱庇特这才如梦方醒，问道。

“是我。”那个穿黑哔叽呢衣服的人答道。

“啊！”朱庇特说。

“马上开演，”黑衣人又说道，“按群众说的做，大法官那边由我负责去说，红衣主教那边由大法官去说。”

朱庇特大大地松了口气。人们还在对他大叫大嚷，他扯着嗓门叫道：“各位市民们，我们马上就开演！”

“太好了，朱庇特！鼓掌吧，市民们！”学生们大声高喊着。

“妙啊！妙啊！”众人齐声附和。

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已经退回幕后去了，可欢呼声依然没有停止，震得大厅发颤。

而那位了不起的黑衣人，像我们高乃依老先生说的那样“化风暴为平静”后，便谦逊地退回到那根柱子的阴影中。有两个姑娘站在观众前列，注意到了他与米歇尔·吉博伦（朱庇特的扮演者）的秘密谈话。要不是她们硬把他从阴影里拉出来，他肯定还要呆在那里，一动不动，沉默不语，不让人看见。

“大师……”她们中的一位姑娘招招手想让他过去。

“亲爱的丽埃纳德，别这样叫，”另一位姑娘说道。她长相俊俏，水灵灵的，穿上节日盛装以后更显得好看。“人家又不是神学士，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不应称他为‘大师’，而应叫‘先生’。”

“先生。”丽埃纳德又叫道。

陌生人走近栏杆，忙问道：“两位小姐有什么事吗？”

丽埃纳德非常不好意思，忙说：“没什么，是我的同伴吉斯盖特·拉让新想同您说话。”

“不，”吉斯盖特羞得满脸通红，“是丽埃纳德叫您‘大师’来着，我对她说应叫您‘先生’。”

两位姑娘都低下了头。而那个陌生人巴不得能与她们聊天，笑吟吟地望着她们问道：

“两位小姐，你们真的没有什么要说吗？”

“哦，确实没有。”丽埃纳德说。

“没有什么。”吉斯盖特说。

高个子金发年轻人向后退了一步，打算走开。可是，那两个姑娘非常好奇，不想让他离开。

“先生，”吉斯盖特急忙问道，决心一旦下定，就如同水闸被打开一样，“您是否认识在圣迹剧中扮演圣母的那位大兵？”

“您说的是朱庇特的扮演者？”陌生人道。



[巴黎圣母院]

“对，就是，”丽埃纳德说，“她多傻啊！这么说，您认识朱庇特了？”

“米歇尔·吉博伦？”陌生人回答说，“认识，女士。”

“他的胡子可真叫漂亮！”丽埃纳德说。

“他们待会儿演的戏不知好不好看？”吉斯盖特怯生生地问。

“非常好看，小姐。”陌生人肯定地说。

“演些什么呢？”丽埃纳德又问。

“《圣母玛丽亚明断记》，是一出寓意剧，小姐。”

“啊！没有看过。”丽埃纳德又说。

然后有片刻冷场，接着陌生人打破了沉默：

“新编的寓意剧，以前从未上演过。”

“也就是说，”吉斯盖特接口道，“这与两年之前，教皇特使来时上演的戏不一样了，那出戏里，有三位美丽的姑娘扮演……”

“美人鱼。”丽埃纳德接了下去。

“而且一丝不挂。”小伙子加了一句。

丽埃纳德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吉斯盖特看了看她，也低下了头。小伙子却笑着往下说：

“观众可是大饱了眼福。可今天的寓意剧是专为弗朗德勒的公主殿下编的。”

“戏里有没有牧歌？”

“多半没有。”陌生人说，“体裁不同，寓意剧里可不能唱牧歌，滑稽戏还差不多。”

“那真是太可惜了！”吉斯盖特又说，“上一次，在单孔桥喷泉边上，有一些男女在打架，一边唱拉丁圣歌和牧歌，一边表演各种身段。”

“这对于教皇特使来说是合适的，但未必适用于公主。”陌生人冷淡地说。

“在他们身旁，”丽埃纳德又说，“几个低音乐器奏出了优美的乐曲。”

“为了让过路人解乏，”吉斯盖特接着说道，“喷泉从三个口子里喷出葡萄酒、牛奶和调和饮料，人们可以随便喝。”

“单孔桥下面过去不远的地方，”丽埃纳德又说，“在特里尼代，正上演着一出耶稣受难的哑剧。”

“这个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吉斯盖特嚷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强盗守着！”

这两个喋喋不休的女子回想起教皇特使入城的情况，不由得兴奋起来，争着说话。

“再往前一点，在画家门口，还有一些人也穿戴得非常讲究。”

“还有呢，在圣婴泉那边，那个猎手带着一群汪汪叫的狗，吹着号角，追逐着一头母鹿。”

“在巴黎屠宰场，临时搭起了一座戏台，上演进攻狄哀普城堡的戏！”

“教皇特使打那儿经过时，戏台上正演攻城，把英国佬都给宰了。”

“在沙特雷门对面，也有些了不起的人物。”

“还有钱币兑换桥上挂满了帐子帘子。”

“当教皇特使经过那儿时，桥上放飞了两百多打各种各样的鸟儿，真是好看极了，是吧，丽埃纳德？”

“今天的更好看。”听着她们的谈天，陌生人颇觉不耐烦，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插话。

“您能保证？”吉斯盖特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接着又洋洋得意地补充道，“两位小姐，我就是剧本的作者。”

“真的?”两位姑娘大吃一惊。

“那当然!”他不无骄傲地说,“确切地说,是我和约翰·马尔尚。他锯断木板,搭好戏台,而我则编写剧本。我是皮埃尔·甘古瓦。”

就连《熙德》的作者皮埃尔·高乃依自报家门,也不会像他那般自负。

读者应能注意到,从朱庇特退回到帷幕后到新编剧的作者突然自报身份,引起吉斯盖特和丽埃纳德一片赞美之情为止,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真是奇怪,几分钟前还吵吵嚷嚷的人群,只凭那名演员的担保,此刻却温顺地静候着开戏。这证明了一条真理:要使观众耐心等待,最好向他们宣布戏马上就要开演。

然而,那位名叫约翰的大学生并没有睡着。

“哎,喂!”正当全场观众在吵吵闹闹后安静地等着戏开演的时候,他突然叫道:“朱庇特,圣母,可恶的骗子们!你们存心开玩笑吗?演戏呀,马上开演!否则我们可又要开始闹一场了。”

不容再拖延了。

一阵悦耳动听的乐声从戏台里传出来,幕掀开了,跳出四名演员。他们花面文身、涂脂抹粉,爬上充当上、下场门的粗糙木梯,登上棚顶舞台,在观众面前排成一行,深深鞠躬行礼。于是,乐声消失,圣迹剧正式开演。

观众对那四个角色扮演的鞠躬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全场肃静,演员开始念出场白,这一点,我们就不再细细描述了。观众留心演员的服装更甚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情况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当然,事实本来也应如此。这四个人都穿着半黄半白的衣服,仅仅在衣料上有所不同:第一人穿的是件金银两色锦袍,第二人是丝绸,第三人是麻布,第四人则是棉布。第一人右手执一剑,第二人手拿两把金钥匙,第三人拿着一杆秤,第四人拿一把铁锹。尽管这些标志已是非常明显,但是怕有些懒鬼不愿动脑筋,所以另在袍子的下摆上用粗大的黑色字母绣出各自的身份。锦袍上是“我是贵妇”,绸袍上是“我是教士”,麻袍上是“我是商女”,布袍上是“我是农夫”。只要稍有判断力,就能认出来:两名穿短袍,戴翘边软帽的是男演员,即农夫与教士;而另外两名穿长袍,戴头巾的则是女演员,即商女和贵妇。

除非是有心装不懂,才会看不懂这个韵味十足的戏文序幕台词:农夫与商女是一对,教士与贵妇是一对。这两对幸福的夫妻,共同拥有一条金海豚,想把它送给当今世上最美的女人。于是,他们走遍世界各地,寻访这位美人,先后否定了戈贡德女皇、鞑靼可汗的女儿瑞比蓉德公主等人。最后,他们这四位来到司法宫的大理石戏台上歇息,并为这儿公正的观众朗诵了许多警句和格言——完全足够文学院的学生用来应付考试、进行辩论、练习决断、学习修辞、拟订条例,甚至稳稳当地获得他们的学位和等级。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美妙。

在这四个角色争着向观众倾吐这些隐喻之时,没有人的耳朵比剧作者——也就是刚才忍不住向那两个漂亮姑娘自报家门的皮埃尔·甘古瓦的耳朵竖得更尖了,也没有人的心能比他的心跳动得更快了,也没有人的脖子比他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也没有人的目光比他的目光更为惊慌了。他从两位姑娘身边走开,退回到他原来呆的柱子后面,待在那儿细细倾听、观看、品味着。戏剧开场时热烈的掌声依旧回荡在他的心里,看到全场鸦雀无声,自己的思想从演员口中逐一落到观众狂喜的沉思中去时,他整个儿出了神。可敬的皮埃尔·甘古瓦!

可惜的是,甘古瓦刚把这醉人的欢乐与凯旋之杯举到唇边,杯中就落下了一滴苦汁,他那如痴如醉的狂欢被完全破坏了。